

# 燕大周刊

第六卷 第七期

中華民國廿四年  
十一月廿二日出版

中國實行新貨幣政策的意義

我們需要怎樣的大學教育

血，鐵與經濟

上燕京教授

讀了「公關的一封信」之後

女生問題討論會消息一東

燕

京

講

壇

北平通訊

論見作補傷永的項話

懸望的吸力

工友日記

詩

船夫情曲

首

者

往事不堪回首

## 時評

### 意國怎樣抵抗制裁？

本年八九月之間，意大利向匈牙利買馬，向土耳其買煤，向捷克買清涼飲料，向猶哥買木材和食糧。意大利在發動「文明化」阿比西尼亞戰爭前，就已經準備好了抵制經濟制裁的那套把戲。到現在十一月十八日以後——經濟制裁開始實行，意國能夠支持多久嗎？

據英人觀察：實施制裁幾星期後就會使意國

方

新

村

M

D

可

村

燕大女生問題討論會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 第二制裁陣容不能一致 奧匈兩國

對意的經濟關係，本來就是倚賴性。去年夏天三國的經濟協定，更加强意國對奧匈的關係。在日內瓦奧匈不能贊成對意制裁，當是必然的結果。

## 第三加強榨取勞苦大眾 法西斯本

來是替資產階級謀出路，而壓抑勞苦大眾的。在平時如此，在戰時更要加強。因了戰爭而增加內國公債，受害的不可不是勞苦大眾嗎！

由此，吾人可知經濟制裁恐怕不能制止「將羅馬不朽之文化注入非洲」的神聖工作。然而法西斯畢竟是沒有出路的：吾人敢於斷言。

## 驅人政策的菲島獨立

當十九世紀末葉，義國戰敗西班牙，就邁起大步來貫徹地底「西進政策」。三十餘年來遠東糾紛愈甚，而今允許菲律賓獨立，似乎美國要退出遠東的角逐了。

然而美國——温情帝國主義者——爲什麼允許菲島獨立呢？第一是非島甘蔗糖

椰子的對美輸入，引起了美國南部產糖區議員的忌妒，因此他們主張菲島獨立，以限制因菲美自由貿易的損失。——這是經濟的原因。第二近三十年來的日本一方向中國行進，一方也沒有放棄她們底「南太平洋生命線」，正因如此而造成日美在遠東的衝突。允許菲島獨立，或可緩和日人底進攻。——這是政治的原因。

我們且看：菲島的完全獨立還要在十年以後，十年以後美國底海軍還可以留一部份在菲島。所以菲島的獨立，不過是美國對菲人的欺騙政策而已。目前的獨立至少能使美國南部糖業爲之一振。遠東的美國商務，本還不小，且緊急關頭就在目前。一旦有事，美國當還不至於措手不及，以致危及美國利益。美國的欺騙政策，還是爲了維持美國資產

階級的利益而已。

至於奎松先生呢，我們對於他底努力是相當贊成的，而其努力的方面，吾人却不能同意。真正的菲島獨立，是要完全推翻美國主義的統治，建立真正民主的獨立政權。

## 第二條路

哲學有兩條路——唯心唯物——也只有兩條路。人類現在有兩條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也只兩條路，中國人現在有兩條路——工農革命與殖民地化——也只有兩條路。因爲不會有第三條路的原因，所以無論想調和二者的，或想發明新路的，都站不住，東倒或西歪，終於曇花一現而已。福建人民政府的失敗，可做在中國想別創而歸失敗的一例。然其意不僅是也，凡想找第三條路，都是反動者新做的大衣，遲早必得脫去的。

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倡土地村有

，按勞分配。似乎也在老店新張，黑白土貨之外，兼售新貨。對農民說，不要跟共產黨跑，我也給你土地呀。他的土地村有制度，我此處不論，但看讀書生活第十一期批評他的文章，可瞭然他胡蘆裏的藥，是倒不出來，倒出來也是砒霜。不過有一件事，是表現他頭腦最清楚的。十一月十日西北實業公司，（這是管轄山西所有新工業的總機管），規定了各廠防共辦法。主要的是對工人檢查來往信件，注意言論動作，認真稽查宿舍，分別集合訓話。這樣一來，工人

吃飯睡覺，談天上街無一不守束縛，這是封建領主對農奴的辦法的復活。不知道分別集合訓話時，「按勞分配」怎樣出諸口。自然廠主會背閻主任的話的，可是工人們怕知道他們的出路，究竟在那裏吧。第三條路者真面目不難看出，只要我們眼睛不近視。（蒙）

### 誰真正能守？

胡適在大公報的本星期日的星期論  
 文上說：

我是當年曾替華北停戰協定辯護的

人。當時我的主要理由是：「華北停戰雖不能使敵人將東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也應該使他們不得在東四省以外多佔一尺一寸的土地。」現在看來，我完全錯了。

胡適已經承認「我完全錯了」，但，還不以「我完全錯了」為滿足，在這篇文章上却發明出來「守」字。他說：

我們的最大錯誤是只看見了戰與和兩條路，而沒有充分認識那更重要的「守」的一條路。

胡適先生是有「金字塔」樣的學問的。虧得他發明出來個「守」字！不戰，不和，而能「守」的只有中國才有吧。再隔二年之後，胡先生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發明另外一個什麼樣的字了。

流氓和學者，是相差無幾的，跳的與敲邊鼓的，工作雖異，其目的則同。

我們的希望要放在那裡呢？（K）

### 謠言的証實

謠言的發生，常常是另外有人在製造的，但也另外有一種謠言，是由自己散出去的；前者，是有毀壞別人的功能，後者，則是具有欺騙聽者以利己的效用；可是可怕的，還在後種。

近來的謠言，特別的多，更有嘍囉們加以有聲有色的描畫，於是謠言簡直就逼真了。可是，謠言，仍舊是謠言。

謠言是：政府要抗日了。抗日當然是最冠冕堂皇不過的題目，人們恨透了日本的，也許要額首相慶的吧，都說：「好了，不是有望了麼？」然而，事實並不如此！

近幾天來的演變，已經足夠證明真是謠言了。華北五省的獨立，蔣介石在五全大會的演辭，揭示了政府一貫的投降策略，不對政府發生美麗的幻想的阿鬥們，是對了，幫腔的嘍囉們，該也鬼鬼祟祟地藏起頭臉來了吧。

謠言的效用終不過是給阿鬥們一點寬心丸吃，而製造謠言的人，乘機暗地裏做些投靠的工作而已。

但，謠言的鬼影是逃不出事實的鏡子的！

（Y）

## 中國實行新貨幣政策的意義

方 剛

•• 4 ••

大 義 週 刊

十九世紀以來，世界經濟恐慌已達頂點，各帝國主義者間的經濟戰爭益形緊張而尖銳化。因為造成經濟恐慌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矛盾未得解除，而供養資本主義延續生命的世界市場早已分割淨盡，各資本帝國主義者在滅亡的前夕不得不做最後的掙扎，於是採取國家管理貿易，進口許可制度，定額輸入制，抵償協定，匯兌統制與夫高築關稅壁壘等等，無非限制外貨輸入，保護國內市場，企圖復蘇國內的經濟而已。但是各帝國主義國家都採取同樣手段，各國出口貿易互相限制，國際商品的交換急劇的減退，結果反引起世界市場的萎縮。世界市場萎縮，國內人民購買力低弱，而造成商品過剩的恐慌。商品過剩，不得不減少生產，增加失業者，國內購買力益加降低。至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呢，早在世界空前不景氣的播蕩下，人民的購買力已萎靡不堪，很難如帝國主義者所期望，作為它們恢復繁榮的犧牲品了。於是，消極防禦不靈，便不能不採取積極的猛攻策略的。各帝國主義者除了積極地擴充軍備，準備以真

刀真槍的血戰把世界市場再分割以外，就是大英帝國首先發動而各帝國主義急起直追的貨幣戰了。各帝國主義都就相抑抵償，以「貨幣傾軋」為武器，爭取萎縮了的世界市場，這無非是一方面要使國內物價提高，工資反相對的跌落，使企業家能以成本較低的商品，衝破他國的關稅壁壘，低價出售於世界市場；另一方面，藉自國貨幣貶價，以增加他國貨幣的比值，使他國對其商品的購買力無形增加，而增進對該國的商品輸出。但是，各帝國主義者都聰明透頂，誰也不肯讓自己喫虧的，這樣便促成了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猛烈貨幣戰的尖銳化。

中國是各帝國主義者共同角逐的半殖民地，在此急劇的鬥爭中，當然要受到巨大的影響了。英帝國近兩年來，在中國的市場上已爬上了第二位，在投資市場上截至一九三二年止仍坐第一把交椅；可是，一九一八以後，英國在中國市場上的優勢，已由日本取而代之了，自去年「四一七」天羽聲明以後，綿羊似的中國已落到日本帝國主義實行獨佔的虎口中，滿州的門

戶已經關閉了（如宣布石油專賣）英國在華北的利益，顯然大受威脅，向為英國勢力圈的華中與華南，也沒有安全保障了。

同時，在日本獨佔中國的過程中，美國決不肯袖手旁觀的，在九一八事變初起的時候，原想聯英以制日的，後遭英國報之白眼，遂改變策略，而以白銀政策奪取中國的貨幣權，使中國貨幣成的美元的附屬品。

英國方面所以沒有採取積極制裁日本的手段則以為日本在中國儘管控制一切，却缺乏金錢的，因此日本四年來積極侵略中國，不過是替英國擴大資本市場而已。羅斯所謂國際借款，所謂改革貨幣，無非想使中國參加英磅集團罷了。

中國自從世界經濟恐慌，美國實行購銀政策以後，存銀外流已逾二萬萬元，雖曾嚴厲禁銀出口，然私運之風仍舊日甚一日，整個中國的金融業已走到油乾燈草盡的末路了。於是，中外貨幣專家皆紛紛向中國建議速謀改革幣制，十八年美國貨幣專家甘末爾博士被聘來華，草擬逐漸採用金本位制的方案，政府因茲事體關係重大，不平等條約束縛甚嚴，外國銀行不受統制，一切辦法，若不得各國政府贊助，絕難實行，所以沒有即時採用。

最近財部突於十一月四日發表新貨幣政策，公佈統一發行集中準備禁用現金之緊急法令，將現銀收回國有，指定中央，

中國，交通三行鈔票為法幣。此次政府所以能夠斷然實行，不僅由於財部孔氏二日返滬親閱滬界金融紊亂而思有以改革幣制，大部還是預先得到了英帝國的同情，且與以積極的援助故，從英政府自中國貨幣新令公佈後，首先命令在華英商奉行中國新貨幣命令，英商銀行首先遵行新令，即可見一般。

無論政府要人怎樣聲明新貨幣政策「既非通貨膨脹，亦非紙幣政策」，其結果是使物價高漲，百貨騰貴，不僅影響了平民的生計，而且中國的工商業非但沒有繁榮的希望，也許更有加速度崩潰的危險。因為銀價高漲，幣值跌價，一般平民的收入既沒有增加，而生活程度却驟形提高，這就是說，無形中給中國一般農工小市民階級生活上極大的危脅。同時，中國的民族工業，因受物價高漲的影響，生產費勢必增加，成本既貴，賣價必高，但一般消費者的購買力並未抬高，且相對的減少，那麼，中國的工商業，非但不見景氣，反會更趨衰落。

總之，半殖民地的中國，在這劇烈的貨幣戰爭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把足以造成恐慌的制度消滅，完全脫離了目下經濟恐慌的海岸，單靠幾個自私自利有權有勢的執政者高唱幣制革命救國，明中暗裏與各帝國主義者妥協，結果，至多也不過是強心針的一時作用，可怕的還是貨幣的殖民地化，因經濟戰爭而引起軍事戰爭，救國不能，反倒足以誤國殃民了。

## 我們需要怎樣的大學教育

契新

大學教育並不只是中小學教育的延長，在性質上它和以前的十二年是然不同的。以前的教育是注入式，先生每天按着一定的計劃講說，學生唯一的工作就是考試時將聽過的東西照樣背出來。平日的課程把他們的閒暇掠佔無餘，壓壞了他們的生機（好奇好問和學習獨立生活的興趣）。肯用思想一點的人，應當知道這是教育者的錯誤和失敗。因為世界永遠在轉變的輪上不停地前進，沒有誰的環境會與另外一個人的相同。專靠了上一輩的經驗絕不能應付我們的環境。所以如何發展青年的獨立生活及如何培養青年健全的求知態度，成了我們切身的急待解決的問題。這是大學教育和中小學教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大學教育的特殊使命。

這個特殊使命的責任並不單在教育者或受教者任何一方的肩上，它是需要雙方的充分合作而後才能實現的。從受教者方面說起來，我們急於注意的有下列幾點：

(一)利用圖書館 比較上說，我們現在多有些自由支配的

時間了。這應當不單是給我們看指定參考書或翻翻畫報的機會。我們應該在這裡發掘自己的興趣和特長。對付目前的課業是暫時的小部分工作，那永遠支配我們一生發展的却是超乎課本之上的一個健全的進取態度和清醒的頭腦。這是要在課本以外的許多沒有教授指定沒有父兄介紹的書籍雜誌里去尋找的。能夠自己去搜尋廣大的知識，才是能真正利用圖書館的人。

(二)逼視實際生活 大學短短的四年轉眼就混過去了。展開在我們眼前的是悠長的生活之途。學校教育只不過是一種關着門的準備，我們應當揭掉那遮斷我們視線的溫暖帽子，正面逼視實際生活，看清客觀的環境，養成正確的意識，這樣才能在長途上健步邁進。所謂逼視實際生活，就是推開許多無用的書本，在課外尋找生活經驗，以之慢慢洗刷我們的家庭環境所薰陶出來的中立的妥協的意識。我們的社會的動向是什麼？在這時代我們負着什麼使命？只有從實際生活中才找得出答案。

(三)勇敢些做人 能夠辦到上述兩點的就少不了需要勇氣

和決心。我們如果想生活得痛快一點，阻礙多看呢：第一是家庭的羈絆擺不脫，第二是自己的眼光見不透，第三是社會的網羅衝不破。但只要我們先從本身入手，大胆地看遠些，就明白想生存得有點意義，先拿出勇氣來，就解決了一個大困難。舉個最淺近的例子，比如聽見教師講授得亂七八糟，離題萬丈，

不管他是有意或無意的，我們倘若提醒他質問他，他一定得放清楚些。無論改用我們所需要的講法，或許為他的老方法辯護，他不能再任性亂吹下去，不能不記着學生們在清醒地傾聽，不能把我們視為木偶木鷄，至少他知道學生沒有在下面打瞌睡。於是他也不能不振起精神。要有勇氣，我們要以批判的眼光來觀察一切。『時代到了今日，君教師的威權已經崩潰，然而人類的一切問題並沒有解決，「人的教育」亦沒有發現。一面是宗教的附庸，脫不出上古時代的情形，教育之權，掌於巫祝之手；一面是政治的手段，為統治階級造出一部分「人上人」替他們約束奴隸；一面又是經濟的目的，為資本家造出廣大的有普通知識能夠管理機器的工銀奴隸。這三個不同時代的

東西，於是三位一體地高踞了教育的寶座。他們雖然能造出新的巫祝，新的官僚，新的奴隸，但同時也產生了數不清的叛徒。』這是一位中學教師的感慨。我們所需要的大學教育是人

的教育。要達到這目的，本身方面須要毅力與勇氣，客觀條件是一種正確的意識。

至於教育者對我們取如何的態度呢？以沉重的功課壓迫着是積極的政策，禁止和摧殘課外閱讀的興趣是消極的手段。當中雖然也有比較前進一點的人同情學生的痛苦，感慨青年自由發展機會太缺乏。但這總不是他們切膚之痛，他們少有認真想改良整頓目前的制度，以求人的教育的實現。德國心理學說家康克爾(Kunke)說「教育的中心問題歸結在教育者的自教」(Education resolves itself essentially into the problem of the self-education of the educator.) 所以我們要依賴的還是只有自己。我們要是安於現實的話，便覺得種種色色都已經為我們設備妥當。要是不滿於現實的話，那只有另闢途徑來改造自己，改造社會。

# 血，鐵與經濟（續）

Roger Shandon作  
洪逸生譯

## 卓越之利益

銀每年總計約有一萬萬六千萬淨安士之出產。墨西哥約產出全數之一半，美國與加拿大各握示八份之一有奇。中國與印度久以銀幣為本位，一八九六年布賴安之總統競選乃基於為美人爭得銀幣之自由與無限制鑄造。我人現政府之購銀政策，使墨西哥人與中國人感受莫大之痛苦。加拿大之金銀與南非之金，實有利於不列顛帝國金融之統一與完整。戰爭，不論如何，可完全無硬幣而進行，用借債與通貨膨脹之法可也。來代人可為其祖宗償還罪惡——或是抵賴。當歐洲國家實行賴債時，美國依然斷續償債。

橡皮，於工廠製造之程序中，為用甚廣，汽車之運輸有賴於彈性之輪胎。不列顛之馬來亞與錫蘭及荷屬之東印度羣島乃現今世界樹膠主要之來源。哈維（Firestone）輪胎製造家，於一九二五年向非洲來比利亞政府租下一百萬英畝，橡皮園地，因為英國威爾斯欲斷橡皮之供給。此一百萬英畝中，已有六千畝

動動，但由於天然之困難，進展非常遲緩。遲遲，印度與法國之安南同有樹膠之種植。愛迪生在生時，創辦橡皮生產於佛羅里達，然不列顛之威嚇已經過去，而且商品之價格也已降至有利美實業家之點。此著乃由美國樹膠生產者所激發而成也。世界大戰時，德國缺乏充份樹膠之供給，逼得許多摩托車，用以粗大環繞輻之車輪，以代替有車胎之車輪。下次大戰，倘在機械之速率上決勝負，此似屬可能，將在樹膠輪胎上爭雄取勝。

糖產生精力於人類中，彼之用途不止於糖果之奢侈或茶及咖啡之愉快而已。彼乃近於必需品，而且演其角色於國際政治中。全球每年產糖原料之出產，將近一千八百萬噸——足饜兩半球之嗜甜食者。印度產出總數四份之一有餘。古巴產出十分之一有加，夏威夷，荷屬東印度羣島，巴西及菲律賓每年出產各近一百萬噸。

當十年後菲島獨立時，菲島人民將失去其在美國市場免稅

之特權。彼等隸屬美國，可以享受自由貿易之利益。非島之獨

國即成廢埠。

立將保送美國甜菜糖生產者一種經濟上之恩惠，因美國糖業家從此可免去一層國外之競爭。至於古巴，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彼所經歷之循環革命，大部份由糖生產之過剩及美國之關稅壁壘與入口限制所使然。關稅壁壘與入口限制閉起一部份美國之市場。實際美國銷納菲律賓全數糖之收穫，同時又為古巴最大之主顧。連年來，巴西內部之憂患，乃因咖啡生產之過剩也，此種生產之過剩與古巴糖現有之境况互相伯仲，分庭抗禮。

### 戰神之鋼骨

鐵與煤乃供給戰爭力量之要物，因兩者結合產生破壞之鋼。更有進者，處此工廠時代，煤鐵天然之資源變成爲不可缺少者，因缺少是項之資源，遂令意大利今日不能成爲世界上一真正之強國。德國於一九一九年失其洛林之鐵於法蘭西，雖是彼於魯爾及薩爾河有其廣大之儲藏。德國工業必經波羅的海北向瑞士之拉伯蘭或南向奧地利境內士的里亞之 *Alpen Mountain* 求其所需之鐵。此即國社黨朝夕企圖併吞奧地利之一理由也。英國煤鐵之供給甚豐，此即彼爲第一實業國家之一原因。法蘭西有豐富之鐵儲於洛林，及豐滿之煤存於北部之工業區。北明翰，厄森與里爾乃英德法重要工業之中心區域。此三城市乃空中飛機轟炸之假想標的。是以當一九二三年法軍佔據厄森時，德

全世界每年約產生四千萬長噸鐵。美國產出五份之一，法國八份之一，蘇聯八份之一。瑞典供給歐洲百份九十之優等生礦，而維持德國從事大戰之始終，當時協約國雖努力封鎖，但有瑞典之接濟，德國有恃而無恐。日本對於鐵與煤大感缺乏，彼向美國購買成載之碎鐵以喂養其軍需工業，并尋求其鐵礦於汽車墓地以及此類之場所中。

全球每年有一千兆長噸煤從地層中掘出，三份之一來從美國，五份之一來自英倫，十份之一出自德國。波蘭爲一煤之大生產者，而波德間對於西利西亞上部礦山之紛爭，使該地成爲一歐洲危險之場所。在英國，煤礦久是一辯爭未決之問題——一九二六年總罷工之直接原因——而且爲政治綱領中熱誠所在一之欸。許多自由黨之經濟學家，一向即褊袒政府對南威爾斯煤礦統制之政策。一九二六年之大罷工，使不列顛煤炭商讓其利益於波蘭。此次損失創傷之痕跡，直遺留至於今日。吾人美國之礦場，也有過狂風暴雨之罷工風潮，尤其是科羅拉多，賓夕法尼亞及西維爾京羣島。罷工，畢竟屬於內戰之類，損失甚巨。

銅與鐵對於戰爭，一切實業建設之工程以及貨幣之鑄造等，大有用途。銅每年共有九十萬長噸之出產，美國佔首位，加

拿大第二，智利第三，比利時屬剛果第四，日本第五。美國出產幾及產額總數四份之一。鑛每年總計或有三十五萬長噸，此數幾全由加拿大所出，美國雖佔有產量之一小部份，然為數甚微。法國之新喀利多尼亞，位於遙遠之太平洋中，產下鑛礦全數十分之一有餘。世界大戰時，加拿大與美利堅運銅與鑛至協約國，使英法得站立於火線中，同時，美國也因此而受大累焉。

殖民地之鬥爭，乃世界大戰許多主要原因中之一，列強為原料與新市場而互相殘殺。德國於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創成一將近一百万方英里（大部份在非洲）之海外帝國。此對英國與法國不啻一種激戰，而一九一八年德國之敗績，遂使其失去一切所有之殖民地。

英國今日依然為殖民地帝國之領袖，擁有一千二百万方英里領土於阿非利加洲，亞細亞洲，大洋洲與南北美洲之土地上。此乃全球四份之一之面積。

法國地位，次於英國，列於第二，擁有四百五十萬方英里於大概與英相同之地面上。荷蘭與葡萄牙，粗略計算，各有一百万方英里，屬於前者大部份在東印度，屬於後者則多在非洲。意大利，自從一八七〇年奮進以來，獲有一較荷蘭與葡萄牙稍少之殖民地面積。北非洲乃意大利殖民地之根據地，而現今

獨立之土人阿比亞尼亞之國家，乃意大利擴充殖民地野心之目的物。比利時也佔有九十萬方英里之面積於非洲之剛果。

殖民地之競爭

日本於此種或彼種之方法中，將高麗，滿洲及比較次要之島嶼地段殖民地化矣，現又以兇狠之姿態，伸其魔手於華北。彼企圖從俄國手中奪得東西比利亞。野心勃勃，非此而已，彼對其他之亞細亞地方，尙有其確定之殖民地計劃，同時又以賤價貨物，泛濫世界市場，作經濟上之侵略。日本統治所及之殖民地，大概計有五十萬方英里，包括滿洲傀儡國在內。美國於一九四五年，將給予菲律賓人完全之獨立，然保留小拍托里科，阿拉斯加，巴拿馬運河之地區，維意爾以及幾許次要之島嶼。包括菲島在內，美國之殖民地總共計有七十萬方英里。

危險依然存在，而『謀利外交』(colliar diplomacy) 奉行者決不止美國之國務部而已。其實吾人之記錄比之於歐洲之銀行家，煤油家，實業家以及由好望角至開羅或由柏林至巴格達之鐵路企業家等之記錄，畢竟清淨得多。倘若『來臨』空中大戰之意義，即為實業中心區域與天然資源之毀滅，則大規模之國際衝突，乃指示對抗者相互之殘殺。此乃一自然之警戒，而大概即為和平主義者絕好之最終賭采。事實可為證明，德國購法與之鐵，遠勝於克取之，意大利實施普遍之『生育節制』遠勝於為人口出路問題，奪取法國之尖尼斯而冒戰爭之危險，日本採取物物交換貿易，遠勝於對華之炮轟。

# 上燕京教授 M. D.

北平通訊

薇芳

前記

我憎憎的別了燕園，沒有依戀，也不悲愴。其實應當有一點兒離情的，『黯然魂消者惟別而已矣』不是嗎？是的，可惜我竟不能夠那樣做；也許能夠那樣做，不過沒有那樣的心情，於是覺得就是高興那樣做也來不及了。雖然沒有依戀，不會悲愴，但卻感覺得些須鬱抑。這卻卻是適意的，正如同知堂老人所說的『我們身上生了着，用刀割過之後，疼是免不了的，然而却覺得痛快』一樣，屬於所謂『微除作用』的。真的，除了一兩位極爲我所服膺的先生們和很多的好朋友們，而且佔據在我的思想和感情裏面。其餘的種種，回憶起來，都足以使我憤慨，厭惡，鼻噴，齒冷，根本不能把它們丟開。關於這方面的話，不打算多談，或者簡直的不談。其故有二：第一，覺得這種牢騷不發也就走了，雖然已經『擇校』而走，可是每一起『學生不有擇校之自由』的話，便不由得要指，覺得就是可怕極了。第二，近來以爲天下事，還是擺擺擺的好。譬如前幾天有位先生忽然高興跑到北大一段去跳樓，我曾親眼看見的，說也滑稽。一院的紅樓共有四層，每層的樓梯都是兩折，窗戶都在兩折之間。這位先生從四層的窗戶往下跳，其實已是三層半了。恰好又跳在一層的凸出門樓上，截長去短，不過一丈多高而已，所以自己便發生了個很卑鄙的感想

燕 大 週 刊

小時候，永遠沒見過父親的笑臉，彷彿他生就了一付嚴肅面孔。平常自然不大交談，偶然教訓我幾句時，由於他的岸然，我只好愕然一下子。後來讀論語到……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前看過巴金的小說「家」，「家」裏的祖父的神氣，和我父親差不多，只是父親沒有姨太太，怕比那位「家」裏的祖父還高明一些，因為我沒聽說孔子會娶姨太太。不過也就夠奇怪了，他們何以都想做聖人呢？一直待我讀到正確的社會科學的書時纔知道是社會要他們如此的。封建社會裏，做父親只好這樣，否則像近代西洋的父子似的，打打鬧鬧，成何體統？似此則罪過不應全推在父親身上，我開始想同父親接近。他講理學，我唯談哲學，他教我唯識論，我便告他點唯

燕京講壇

物論。有時我們也會熱烈的爭辨起來。有時他說不過我，或只得贊同我時，也只微微有悲哀之感，並不發脾氣再違我了。不管我說得怎樣幼稚，他說得怎樣迂闊，家裏能有這點空氣，我覺總比沒有好。這樣一個改變，使我更換了對老人的態度。更進而瞭解人不能按年齡來分，遺少之可惡，遠在普通老人以上的。不用老當益壯的，文人裏面如魯迅，更是十分可愛了。

我們學校裏，有一位年老的教授×××。這里所以不寫出姓名來，倒不是春秋爲賢者諱的意思。在捕風大盛的年頭，我不能做等於告密的事情。何況寫出真姓名，也許有人會誤會是本人授意於我，藉以「自抬身價」的。×××先生於九月十八日上班的時候，把影印的事變時關東軍的佈告，散給每位學生。而且告訴我們這是那一年發生的事。上星

期在班上，又把日來情勢解釋了一番。

從他自己的經驗裏，肯定了××黨是漢奸的集團，這與我們的認識，在結論上是一致的。跟着他又勸學生們鎮靜不要逃，他本人是決不逃的。大學生是人才，在非常時也得好好念書，因爲別的工作不能負擔。對逃走的教授們的誓不返平的樣子深致不滿與憤慨。大學生是否不能擔當別種任務，此處暫且不論。

僅就他能說以上的話，敢揭發××黨的黑幕與自己堅決的不離北平，已經很可愛了。對於這些的老年人，我們實在不當自命不凡的遠隔他們。（注意，日夜奔走於教授之內的根本不在「我們」之列。）我們應該聯合一切同路的同情的人，在同一的目的下走。自然，路是崎嶇的，有些人是後退了，有些人的叛

，以爲這種自殺恐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罷。次日的報紙上便大字的登載出來什麼「從四層高樓跳下與生命垂危」等等字樣。隔了一天，倘若又在病榻上發表了所謂自殺的原因，越讀越不明白，結果還是放開報紙了事。天下事本來如此，認眞便是痛苦。

周刊編者來函吩咐我寫北平通訊，並且說週選特約了幾位卜居別地的同學們也寫這種的文章。我本是不擅長寫作的，既使有時被逼得不能不現醜，就是自己讓來也覺得模稜無華，不值一顧。但感情總却，只好硬着頭皮寫一點塞責。署名仍用「敬甫」，這是徇一位要好朋友的建議，其實我已不愛此名，因爲從前多用它拿來寫些玩物喪志的東西。想不到現在來寫通訊，仍要「多談風月」，署名就是這個也好。辦亦「以免照辰」之一法也，切記，切記。

聞宗明報第一章，打算先談談北大的師資。此題目似乎好大，其實仍是只限於我的木行一小方面。此無他，不過自己對於中國文學系裏面比較的熟習一點罷了。不熟習的呢，當然不能談，不便談，不會談；還以藏拙爲是。其次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雖然現在的所謂中國文學早已變成了冷門貨，沒有多少人來領教；緣故除了注重理工科之外，同時各校的中國文學系內容的空虛，入才的缺乏也是一大原因。在這種情形之下，北大的中國文學系還算得是個好的。當然了，過去的光榮不必再提，提起只有令人慨然。譬如說，蔡元培先生在第二段的要

燕 京 講 壇

變了。可是寧使天下人負我，不使我負天下人，所以法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自由主義者的攜手，已使法國法西斯的勢力不能抬頭。先進國的下層聯合戰線的勝利，實在值得學習的。伊里奇在一本叫做左翼小兒病的冊子裏曾把自命意識正確而拒絕參加議會的革命家，大地地批判過了。這不過是些例子。是說閉着戰鬪的技術而已，抗爭的方向，還是我們自己決定。

我是在九一八以後纔來燕京的，不知事變前，學校情形如何，但想來差不多吧。這的確應當改換一下。所謂改換，不是說設立一個什麼今或每天升降那國旗，就算了事。是說我們做學問也應換種新精神了。這似乎和××先生的好好念書的主張差不多。然而有些不同。借用另一位教授的話「我們要研究硬幫幫的問題」。這位教授是否現在研究着

硬幫幫的問題，我不知道。但年紀不小，尚存此心，已是可喜。教授們自然都是老人一類的，但老朽不一定昏庸，願他們之中能有老而可愛的，不要「自抬身價」，也不要「妄自菲薄」，盡量幫忙學生，走向一條活路。不過這里還有一個危險，就怕他們跟着吳稚暉學，依老賣老，出盡醜態不說外，還嚷我是一個老少年呀。他自命不老，是想表示還能夠多幫蔣公幾間的，不欲自居老奴而已。

老人們為教授，不做幫閒老奴，青年們為我們，不做幼稚小兒，大家好好幹一幹，僅燕京這千餘師生，也會給近代史上留下點什麼的，我這樣想着。可是政府黨部的到處提倡敬老那是另一會子事。他們把老人推崇備至，甚至擲瓶剪繩也要八九十歲的老頭做。擲瓶剪繩自然是有意義的，那是象徵着人類勞動的收穫享用開始。可也得看這收穫歸誰享用。一錯之下，即從幫忙走到幫閒。可不慎哉。願燕京的教授，看清了方向再擲瓶，再剪繩吧。

燕 京 講 壇

客廳裏請客，左邊坐翁陳獨秀，右邊坐翁蔣夢麟時候的情形，想來也不會下於法國 *Chateaubriand* 夫人的 *Salons Literaires* 的罷？林琴南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錢玄同先生的鬧彗星，在當時豈不令人有「目不暇給」之感！近數年來劉半農先生，黃節先生，馬廉先生，許之衡先生的先後殞落；黃因先生，林損先生的相繼南渡，更給予北大的中國文學系一個巨大的危脅。現在它含有下面的這些位教師們：

A 純文學組：胡適，傅斯年，羅庸，周作人，鄭典，朱光潛，顧頡，沈尹默，馮文炳，

B 語言文字組：沈兼士，錢玄同，馬裕藻，羅常培，魏建功，馬衡，唐蘭，何容，趙蔭棠，李華德，

和從前比較，已是值得傷心。但就現在全國各大學裏面的中國文學系看來，這個陣容仍舊整齊的。

這裏只談幾位：

胡適之先生是人皆知的，不必說了，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蔣夢麟校長講過『胡先生來做系主任，這是北京大學的光榮。』胡先生本年只開二班，一個是中國文學史概要，第一年主修中國文學的同學的必修課程，還有一個人人可以選修的中國文學史斷代，自金元二朝起始直到現代文壇的一個時期。胡先生講來，最複雜，最重要，也最熱鬧的。可以說中國文學史上最複雜，最熱烈，最熱鬧的一個時期。胡先生講來，自然是「勝任愉快」的。開始的一課他曾這樣說過：

『這是最近七百年的文學史，從宋元之間說到現在。這是古文學最後掙扎的時期，也是活文學最活躍的時期。一部分是古文學的末日

## 讀了「公開的一封信」之後

町村

「公開的一封信」，據朱南華君說是得自一位女生給她底女友的，大胆地拿來發表。這封信雖然不知作者為誰何？

女的，男的？但既有了此信，就有人對於男女交際是抱着信內的見解，何況這些見解是一般的現象，一般人所犯的錯誤，封建殘餘勢力下的含有毒素的毒覺，故此我也不自量地把我讀了此信後的一點反應，微末的意見，獻于同學之前，作為男女交際的探討，這些意見，或許全是不對，或許也有一些真知在平其中。

(一)  
每個人的行為是他底思想的表現，

而人們的思想是受着現階段的社會環境支配，所以人們的行為，時時反映着他們所接受的社會思潮，其所接受的社會思潮為其行動之指導。現中國處在一個過渡的最混亂的當中，殘餘的封建觀念還未肅清，而新的思潮正在輸入與新生之期，如百川匯流，人們的思想與行為各走極端，產生着極不調和的景象，尤其是新道德未曾完全確立的今日，而一般中國之舊道德又從國內各地風起雲湧地蠢動，在新舊對峙之局，人們的行為失了道德的準繩。因此人們的行為，

燕京講壇

史，它一面走上八股的死路，充分的機械化，規律化，以至於僵死；一面却繼承唐宋古文，「古詩」大洗刷變化的餘波，想在那古型範之中變出一種可以熱烈表達感情的文體來。散文屢變而終於桐城古文，詩文屢變而終於摸擬宋詩。另一部分是活文學在各方面作長足的進展的歷史，它產生曲子，平話小說，講史長篇，以至產生創作的長篇小說。到七百年末期，社會變了，僵死的古文學不能應付一個新時代的要求，而那七百年的活文學早已準備下了一套新工具，無數新範本，等候我們用作革命的武器了。」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諷來大家都很高興聽的，就是胡先生在廣東的遭遇。這件事情在外面的傳說很多，以訛傳訛，竟致早先，變到北燕藝園中的「洋影人」無難記便成了基國作者的私德的東西，一無可取了。所以胡希聲說道：「以此傷之，傷不了的。」並說道是五四以後，中國學術界中最光榮的一件事。究竟此事由何而起，胡先生說這是多嘴過失。他近來忽忽發現到文化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以為無論文化的任何方面由一個地方傳入另一個地方可以說是文化上的殖民，那麼這個文化殖民地所吸收來的文化當然要比被開發地的文化所持有的態度要來得保守。其所以「守成不變」的原因，則緣於「得之不易」而「愛之亦難了。」（其實我覺得還有因為殖民地的文化本來不是原有的東西，所以「卒然而來」。當然不如「根深蒂固」的有系統的文化之容易發展。同時也許還有開發地的文化又在演進，而殖民地竟無從得知，那麼只好「抱殘守缺」了。

無論如何，也有人在非謂與政視，尤其是在異性的交際中。然而，雖然現在缺乏了一定的道德準繩，但我們生的活躍不能一刻停止，我們的行動不能因此而踏入毀滅的途徑，人是要生存的，人的行動是繼續不息，我們沒有了道德的準繩，正須要我們來建立一新的，適合現在國情的道德水準，來做我們的規範。

一種怯懦與咀咒式底態度的人，是社會制度的俘虜，道德的奴隸；我不相信我們中國人全是奴性與萬惡的俘虜，沒有一點勇敢性，排除一切非難，來找尋我們的真理。

(一)

這封信，正是怯懦與咀咒式的態度下所寫的，恰如：「下面她愈寫愈板臉了」，是板起了臉孔的文字，完全是忘記，「假若我能少看見些男子，也許早就有男朋友了。可是我校六百多個男生

燕 京 講 壇

，整天在我眼中恍惚！多看見一個，心就多涼一下！只覺得他們粗俗不耐！最好笑的是他們和我們說話時，胆大的愛搶話頭，你剛一半，他就順下去來一大套，表示自己會說話似的，使你覺得他淺薄得無聊，油腔滑調；胆小的還沒有說話，就漲紅了臉，也許他肚中準備許多好聽的話要說，可是嚙嚙半天連一句也表白不清楚。你想那樣一付難堪的面孔對着你時，會引起你的感情來嗎？」語云：「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我不能說「我校六百男生」的行為盡是合理，態度均是自然，但刀按項上我也不相信全是「油腔滑調」的登徒子，與對女性說起話來老是嚙嚙的。在剛脫離了男女分校的中學生活的同學，沒有異性交際的經驗，對女同學說起話來，有時未免「還沒有說話就漲紅了臉」與「嚙

。甚至於殖民地的文化也在演進，不過與發祥地的變化路徑不同，也是有的。例如法蘭西的語言早已變化得「盡失古意」，倒是加拿大還保存着些法蘭西的古語。中國古語的喪失更可憐，但日本語言的唐語、吳語，漢語中却含有多量的中國古語，這些古語多源於代以前。還有第三個例子便關了大綱，胡先以爲廣東的提倡讀經，因廣東的文化本是中原文化的殖民地的緣故。平心論之，這話未必便該訂正說：第一，就算是文化的殖民地，然而「讀取慎守」未必是壞；原發祥地文化的變新更未必盡佳。還有，文化本是很廣泛的，在某一方面講來，南方是北方的殖民地；在另一方面講，北方又許變為南方的殖民地。蘇門詩派到南宋傳到江西詩派，變得很下流；倒是「黃門文學未行於北方」，這殖民地裏還保存着北宋文學的優點，豈不是一個絕好的例子。所以還是主張天下事有的儘可不必認真，認真不只是痛苦，還容易爲主觀的見解所蒙蔽，雖然「認真」「真」反倒「認」不得了。這次有弟說，佔了許多篇幅，本還打算再談別人，也只好留到下次了。

鶴見祐輔的雋永瑣語 廢名

(二)

在美國的街上誰也不走，坐著汽車疾駛着，百老匯大街的人們，不是走着，是擡。在巴黎誰也不走，坐在街邊椅子上饒舌，即便不饒舌，舌兒也在擡個不停。在倫敦誰也不走，一半人戴著絲帽子，拿着手杖與手袋散着步，另一半人從公共汽車的二層下望著戴絲帽子的人搖搖擺擺的搖着。在柏林誰也不走，裝着矜持在咖啡店裏喝啤酒。

「嗚呼天」固然引不起某女士的感情來！但未必他們的心是粗俗不耐；有實際經驗的好說話的男同學，雖「愛搭話頭」，但也未必滿口「油腔滑調」和「淺薄無聊」。如果某女士所接觸的幾位男同學全是與他說的一樣，不能滿足她找男朋友的意欲與條件，那是她的倒霉，不能非見地說是粗俗不耐，除非她迷信買賣玉說男人是泥做的一句話了。且某女士亦未免太神怪過敏，「那位男士竟和我說：『今晚月亮太好了，出去走走好嗎？』我又氣又好笑，沖他看了兩眼，低頭看書了。後來偷着向他看了一眼，他竟滿不在乎的坐在那看畫報呢！」在男女授受不親底鐵律堅強地存在的封建社會，一位書生對一位千金姐毛手毛腳地說：「今夜月華千里，滿園春風，小姐！我們步入花園走走則個。」那才有挑撥的嫌疑。然而今日男女平等高調之下

，欲廢除一切隔膜，處于男女交際間說聲：「今晚月亮太好了，出去走走好嗎？」是最平常不過，某女士又何必氣呢？這顯然她腦子里仍是滿袋封思想！他的態度在被拒絕後，仍「竟滿不在乎」，又可見他的態度是自然的，其動機是出乎友誼間應有的應酬了。

(三)

話要轉回筆來說，個人的成見與妄見，我用不着點點滴滴來批評，或來一個吹毛求疵。中國男女間錯覺雖經五四運動思想改革與婦女的解放運動，在口號之下男女像是平等的，然表面上還是百孔千瘡，骨子裏還藏着百分之百的封建遺毒。這些洪水猛獸的罪惡，是社會制度下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社會一日不廢除，合理的社會一日不能出現，則細小的問題如男女交際，也不能得着正確

燕 京 講 壇

在離男誰也不走，普黑襯衫的人們，二人一組，由四面喘目視視。

在莫斯科，入都在走着，因為街上很少車子，沒有轎子，沒有誘惑性的陳列窗，只得走着。

在中國市民不是走着的，是笑，叫，立，踞，睡，飄蕩着，羣集着，擁擠着。

(二)

中國的街道也污穢，但污穢之中，還有色彩與豐調，蘇俄街道的污穢，却是澈底的，從一切生活中放逐了色彩與豐調，為什麼呢？因為色彩與豐調是布爾喬亞的。

(三)

俄羅斯人比從前進步了，那沉滯的斯拉夫入，在今日的莫斯科急步疾行了。

四

美國男女間的禮儀，只要有女人在，男子就得改變面貌；不吸煙草是根本原則，其他如說話時應該知道忌諱；女人站着，男子就非立不可，男子在戶外和女人談話必須脫帽子等等，都是討厭死人！

五

現代的法國人，就像唐宋時一部分的中國人；一言以蔽之，就是「不違乎自然的生活」。除了就過食，寒了，就加衣，寂寞的時候談戀愛；衣食戀愛都滿足了，那就怡然的睡在月下，夢醒後，拿琵琶聞歌一曲，樂也融融，歌聲繞梁，這纔真享清福，這纔真法國人。

六

德國民族的弱點，在於理念的理想主義成了習慣；這是理想主義的邪道，只不過是單講道理的臭味，我在想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時候也思

的意識。男女間的隔膜，除了封建殘餘的作祟外，還有階級的限制，在貧富之間，因身份的問題，同性間的友誼已畫了一道鴻溝，何況在異性之間呢！今日的男女交際，可以說是一種畸形的愛人的交際，的確，『你如把男朋友像女朋友一樣的交上許多個，那麼別人一定說你：「那樣浪漫，交多少男朋友！」』你如交一個男朋友，那麼別人一定說那個男朋友是你的愛人，而且確定的把那個男子看做你的未來的丈夫。』每個角落里都藏着了錯覺的眼睛，老是以愛之一字來觀察一切的男女交際。在男子與女子交朋友，也有同樣的困難，在別人誤解之外，往往還為女友所誤解，有許多女子，倘男子以和男子交際的友誼一樣和她交際，她認為你那麼跟她要好，一定有一定的目的，或恐別人誤會，就停止了你的友誼；不然，就以爲你在愛她，追她

，痴心地來胡扯，偶而看見與她相好的男子同樣和別的女友相好，又認這男子有貳心，在怨天怨地，可不傷心人也！總之，今日男女交際的不自然，誤會，畸形，與畫了一道鴻溝，是一般社會的環境所支配，所限制，如欲澈底免除男女交際間的種種障礙應先從事社會的改革吧。

(四)

在社會未能改革完善之前，我們仍要顧着以往的錯誤來走嗎？我以為，我們都是有自覺的能力，知道以往種種的不合理，要不得，我們不應該還是依戀那些穢物。今後我們的男女交際的態度，我們應自思一下，應持着怎樣的觀念。

燕 京 講 壇

到非常可觀，就是因為這輩真正的大師表露，並不是沈溺於概念遊戲中那樣不近人情的人物。

七

如心理學者所說：人類有想誇張地補正自己缺點的本能。木心纖弱的人想要裝強，就做衣服帽鞋，那就是大步地走；木心冷酷的人想要裝溫柔，就細聲細氣步而行，這便是誇張補正慾的表現。

八

德國人是女性的，為想掩飾矯正，所以粗衣粗食，不顧體面。冷待女性；英國人的男性的心靈，毫無半點優柔，所以低聲細語，講究衣飾，尊重女性，這真是上方所說「誇張的補正慾的表現」。

所以頭強的德國人俾斯麥，會屢在人面前大聲哭泣；而浪漫的詩人拜倫，會把妻子情人毫不留意的施以薄情。

九

希特勒的秘書達納君領我到希特勒的事務所——有名的粉色的房子。走去一看，覺得很好，三層樓的四方房子，內部全以希特勒的意匠而改造。他幼年到維也納時，本有志於為一建築家，所以對於室內裝飾等事不無造詣。因為他致力於這房子的修理和裝飾，因之世間的居入家，就稱他從「迭克推多 Dictator (獨裁者) 一變而為迭可雷多 Decorator (裝飾家)」了。

十

「為什麼民主政治不能在德國順利的施行呢？」我這樣問。

「這個嗎，就是因為我們德國人不懂幽默，沒有幽默，機會政治是不成功的。」政治學家的哈斯博士回答我發笑了。

十一

## 女生問題討論會消息一束

燕大女生問題討論會

這幾天季中考試把大家忙得幾乎出不了氣，甚麼國家大事，個人私務都拋開了，分數榮譽就把人壓迫得昏頭昏腦，本來麼，一不小心在某方面忽略了，而有兩樣不及格被學校踢出去，那不僅要辜負了父兄親友的熱望，還要有礙於自己的前途，誰能不耨着眉頭和這難關拼上一拼？因此，在這考試所籠罩着的氣息之下，我們的討論會便不能避免的受到影響了！

雖然有幾位舊會員不得已而缺席，不能參加這次的討論會，但是，意外地這次竟來了五位新會員，並且非常踴躍的發言，助長會中的討論精神不少。

這次討論的總題是大學女生對於家庭 and 社會改造的責任。由前兩次討論所得的結論中，大家多感覺到現社會對於婦女是不利的，大學女生的許多切身問題都和整個的社會問題聯繫起來，因此在整個社會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以前，婦女問題是不能單獨解決的，那麼，今日的大學女生如果要解決切身問題，應當速謀社會的改造。但是怎樣才能改造社會呢？

有人說應當先從家庭改造着手，因為目前婦女近乎家庭，大學女生有了清楚的意識，應當先去改良家庭，使家庭

造成了不解開缺的精神，在人類上給德國人以非常不利的地位，沒有退步自題萎靡而發見種種飄逸的心境！反映德國人的絕無餘裕，好像是絕路中的人生。

十二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營造着從諷味，飄逸味，茶道，能樂等台上品調，所以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人中，有省多量右這種雅懷，但在明治以後的歌唱中，漸漸消滅了，於是嘲笑調戲東西，竟墮落為不自覺的狂笑以及極卑賤的戲笑。

十三

外國人一和中國人相見，總感到一點悠悠舒暢的地方，此中一部分的原因就因為中國人不可思議地含有多量的幽默性。

十四

某學校把世界各國的學生集於一間教室，教師出了個「象」的試題，於是英國學生寫了篇「非洲獵象」的旅行記，法國學生寫了首「象之戀」的小詩，德國學生寫了篇長三百張稿紙的「象的哲學」的論文，波蘭學生作了篇「象與波蘭問題」的政治詩。

### 懸空的吸力

飛然

昨天在圖書館，我又遇見了你，巧得很：你穿的還是那件藍布大褂，腳上却把我心花的皮鞋脫了，褲上平展黃皮鞋，怎麼，你看書的時候，坐坐得不安分，總離不這套姿勢！背裏貼着椅子往後靠，雙足踏在對面座位的椅子上，兩手捧着厚厚的洋書，把臉都遮住，害得我想看也不許，我誠希望你把書放下來，放在桌上，豈不好看嗎？那樣拿書不吃力嗎？你知道麼？有人在懸空你呢！

還是在路上會到你的次數多，一次，二次，三

燕京講壇

不去阻礙社會的改造。於是，關於大家庭制度和小康家庭制度的利弊，大家都充分地討論了一番。

但是，家庭制度是與社會經濟制度有密切關聯的，在某種社會經濟制度之下，就有某種家庭制度的產生。因此，單獨的去改革家庭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其效果也是非常微弱緩慢的。

討論至此，大家感覺有以事實證明，並加充分研究的必要，乃將全會分成五組，研究題目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封建制度，半封建半資本社會，資本主義制度，法西斯主義制度，社會主

義制度——之下的婦女與家庭，規定下次將各組研究結果報告，再加以詳細討論。

因為聽說清華大學也有女生問題討論會的組織，大家很願意能夠和她們聯絡，便決定下次略備茶點，請她們一齊參加這裏的討論。

最後，各會員並互相介紹關於婦女問題的名著，以及雜誌報章之類，大家交換讀書經驗，得益不少。

### 燕京講壇

林語堂自稱為「細讀論語，精讀論語，而且咀嚼論語的人。他讀而咀嚼的那本『論語』一定沒有：「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這一節，否則，讀到這兒，咀嚼，能不臉紅麼？」

次，我曾在一天之內，看見你進宗教樓三次，幹嗎？你編輯部還得請教我，雖然我來到燕京，從沒見過，但是很有根底的啊！照心理學上講，Motto，是不會忘掉的，我恨我為什麼抓屋子的時候，沒有抓到一樓那四的屋子，那豈不很方便的就能瞭望麼？幸喜我有課在適樓上班，這適樓真是好啊！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午我們可以在那裏看到幾百同學的熙熙攘攘，其中的我公式的候到你進了教室，我才走進我的教室，又公式的在門口候到你出門朝南走，我才下意識的提起腳來朝北走。

我說不出原由，為什麼看見你就安了心似的；的確，說不出原由，我只是爲要看你而看你吧！我知道你從來不曾注意，我也不希望你注意，要這樣我才覺愉快，同樣地我也說不出這原由來。偶然，你有意無意瞥我一眼，我便像越獄的囚犯怕再被捉拿似的躲開，我要逃避你的視線，可是有些時事實上不可能。就拿昨天的事來做例子吧，我進圖書館之後，不費眼力的便看到你帶墨框眼鏡架那位同學在一起；我想找一個我能看見你而不能看見我的座位，但附近的幾張桌子都滿了人，我不好意思在圖書館內徘徊，只得硬着頭皮坐到你那張桌子你的對面椅子上去，我明明知道你的兩隻腳腳在那椅子上，我沒有方法不坐，我更想不到別人會的，爲了

# 工友的日記

(續)

化 汝

十一月三日

天氣冷了，想到湖裏凍，知道澆冰場的買賣，又離不了俺頭上。提起滑冰（在俺小的時候叫打凌鞋），只是看着洋人們得意，他們笑，笑俺們是笨牛，啥事都跟在後邊。可是，也許怨俺沒有那種福呢！

病算是好了，其實窮人又那會得不大不小，辦不了事要不了命『倥人症』啊？說好就好，不好就伸腿瞪眼，玩完，去他媽的。

十一月四日

夜裏刮大風，起來由破木箱裏找棉

襪。

今天又添一樣新生意，和三四位夥

友掃乾樹葉，想起去年正月在東安市場聽的，那半懂不懂的什麼『黛玉葬花』，楞要拿來比俺自家，可惜臉太黑了。小四倒滿像，在俺們堆裏，他是有名的鬼子。

十一月九日

澆了澆各處的菊花，有的已經乾了。天氣倒變得快快，沒錢的，又該着受活罪了，沒說的哥們。

十一月十四日

日記老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本來實在沒有工夫，誰又不願意天天寫呢

怕別人坐，我更有捷足先登的必要。我運想到坐在你對面讀書是幸福，雖然我怕你會看見我。果然你的毛病沒改，兩隻腳擱在那椅子上，頭向書不抬起來，我勇敢地無思索的把椅子往外一拉，你的腳跌在地下，我順身子裝在椅子裏。不用操你吃了一驚，連忙望我一眼，想到：『這個傢伙真粗蠻』，我除了心裏後悔太孟浪以外，只得將頭低下，趕緊用手去揭開書來掩飾，這時候我感到血壓增高了。

曾記得有一次星期六我進城去，氣促忙忙跑到校文門，汽車上像塞滿了似的，我趕緊由尾巴口跳上去，眼朝前望沒有立錫之地，回過頭來發現了你，我恨不得再走下去。其實我並沒有什麼見你不得的地方，根本你就不認得我，也從不曾留意到我；不過我偏要你不知道我，而且不希望你看到我，雖然我總希望看到你。你的身邊恰恰利府那絕無僅有的一隻寶座，我怎肯輕輕放過呢！在發坐不坐的當中，終於坐下了。我怕你下車時，我為你開門，你摩開眼皮說『謝謝』。我怕車門沒關緊，把你探到車外，你失去知覺由我送你到醫院後你睜開眼睛時望到立在床前的我做微笑。

我願意時時刻刻能見你，但絕不願意你感覺到，假若你知道有人在追求你，那次是別人。半點也沒有分外的奢望，我只求天天能遇見你。

？可是啃餓的人，也沒個記頭。

湖凍了，俺知道除了人吃以外，流水帳上又得添上個火爐子的吃食。

學堂裏好像死了一樣，啥事也沒有，聽說是有什麼考，那就莫怪了。

十一月十七日

下午由棧樓窗戶下面路過，忽然有

一位先生說『××你來晚啦！』俺看

這位肝氣真大，說不定像私塾的老先生

，還要拿木板打手心呢？那可苦了女學

生了。不大工夫，又聽這位先生說：

『孔子是……』俺沒了興，他是好人，

不然不會懂孔夫子，不信你上他家看去，準有大兒子。

十一月二十日

冰凍的差不多了，已經有人滑上，

可是還有一個漏下去，惹俺好笑。

小禿棉襖破了，可是俺也沒召法，

還能挨着門的要去不成？只好讓他委屈

點吧。

十一月二十五日

小禿的姥姥死了，真搗霉，俺送了

一塊錢，還饒上小禿他媽的兩隻眼，哭

得像兩雨隻銅鈴鐺，人要是背運，守着吃的，也得挨餓。

一天來真是沒有精神。

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澆冰場了，風真大呀，想到人

家在冰上吱吱嚶嚶的跑去，多麼樂子？

抬頭看看月亮，知道不是作夢，不然，

俺也希望會有那麼一天！會有一天拿了

大呂宋，留了八字，坐了摩特車，開了

城裏去，找位姑娘。

(完)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的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 船夫情曲

匈牙利 Julio Baghy 世界語原作

J  
K  
譯

睡吧，我的情人，

你靜靜地睡在海上

美麗的小船中，

甜蜜地睡吧，甜蜜地睡吧……

天上閃着小星，

牠在深黑色的空中

微微照着我們，

我擁着你呵，我擁着你呵……

睡吧，你要睡得安靜，

撫着你夜沈沈。

迎面的海風將把你

帶到美的靈境。

睡吧，你要睡得安靜，

等到你將覺醒，

我要用血紅的嘴唇，

送你千個香吻。

## 盲者

藻

竿頭的孩子，那裏去子？

閉着眼，

隨着竿頭的指示，

走進沉靜的小巷；

崎嶇的道路在腳底滑過，

又像踏進水的泥塘，

「噓」，手中小鐘

擊破巷內沉悶和寂涼；

聽不見人們的語聲，

「啊！」，只有盲者嘆息的聲浪。

盲者的眼角裏擠出滴淚珠，

心頭是悲哀的侵蝕，

也是黑暗中的傍徨。

「孩子，你在那裏？」

# 「往事不堪重回首」

——寄與海外的露——

芸

玉樓寂寞黃昏後，怕見月兒窺牖，人影幾分消瘦！景物都依舊，不堪往事重回首；況這淒涼時候？當時記曾攜手；人去青苔厚！——（詞寄

桃源憶故人，了了生）

是一個北國暮春的清晨。連太陽還都懶懶地躲在山脚下沒有昇上來呢。一顆晚退的晨星的微笑，是寂寞的空氣的惟一打破者；此外，一切的事物都極其恬靜地睡在曦微的晨光裏，不出一點聲息；只有半山上那股泉水，牠是不管白天或黑夜，永遠那麼源源不絕地流着的。清澈水聲的泉水打在已經被水沖得光滑了的山石上，發出極其清脆的音調來。

這時，遠處的景物都被一層薄紗似的朝霧籠罩着，成了一片模糊不清的輪廓。

忽然，幾聲銀鈴般的笑語衝出這層薄霧來。把這張靜美的圖畫變得有聲有色！接着便可以看見兩個小人兒正在向這半山的泉水走來。他們兩各捧着盥洗的用具；都哼着快樂的調子，都踏着輕捷的步伐，慢慢走下來。久別重逢的歡喜都變作了溫柔的笑容浮在兩人的眼角和嘴角上。到了泉的旁邊，兩人同時出了一口長氣；把手裏的東西放在地上；接着便又相對無語了。潺潺的泉水聲又勾起無限的回憶來：

我們不？」露首先打破這沉靜的空氣。

『不要再說起那時吧！露，你走了三年，人家就三年沒有再來過這裏。你看，這泉水被微風吹得皺起眉頭來，莫不是怨我們太使牠寂寞了麼？』茜雖然如此地說着，其實也是在想，三年以前，露還沒有離開北國以前他們的快樂的生涯。

『我們趕快盥洗吧！不然，太陽便要出來了！』兩人同意後便趕快工作起來。一個漱着口，一個洗着臉。不知怎的，偶然兩人視線接觸了，便笑將起來！一個笑得把滿口的水都噴在衣服上，另一個笑得把手巾都幾乎被泉水沖下山

去。

「我們跑過東山去看日出吧。」梳洗完畢，一個提議了。

「不！在這裏還不是一樣地看嗎？」另一個提出反對來，但是又說不出理由。

「在那邊更可以看得真確呢！」知道提議不成，便來勸導了。

「偏不！」茜一向是倔強的，任性的；他說着便倚着一株已經生滿綠葉的桃樹坐了。

兩人正在爭執，誰知頑皮的太陽却趁這時，悄悄地，一縱身體，突然地跳出山頭之上；把牠的光輝，黃的，紅的，紫的，盡力地放射出來。這時，露剛纔偎着茜坐下；猛回首，却見太陽已經高高地端立在彩雲之上了。

「剛纔回來你便和我爭辯！你看，太陽的出山我們又沒有看見！豈不是辜負了絕早便起來的苦心麼？」露伴裝着

不高興的神氣向茜問難。茜這時却不知又被什麼往事勾引得呆呆地起神來。半響，半響，纔聽得他歎了一口長氣問道：

「爲什麼你走了三年一封信也不來？」

「你那裏知道？我們別後，又不知道你撤下山去沒有？所以一直遲疑着不敢動筆。」露驀地憶起那時在南國所感到的流浪的離情時，聲音便不覺地發顫了。「茜，你知道我爲什麼忽然想起回到這裏來嗎？有一天，我偶然讀到那句

：「雁來音訊無憑，路遙歸夢難成；」不禁便觸發了我的鄉思。但是，茜，像我們這兩了幾隻孤兒，那裏是我們的家呢？於是我便想起這山上，我們曾經住過的小園子來。這一剎間的念頭竟把我一切的雄心給毀滅了！我第二日便搭車北上。那時，我並沒有想到你仍在這裏住着呢！茜，我現在把一切的事業都要忘

掉！我不再想在黑暗中獨自摸索了！我們要光明除非自己去創造！茜！讓我們兩個孤兒永遠地，永遠地在一起相依爲命吧！讓我們兩個孤兒把力量合在一起來創造光明吧！我們再不要分開！離別的劍已經把我們兩顆稚小的心靈刺上了許多傷痕，現在讓我們一齊把牠們醫好吧！我們守着這清澈的泉水，守着這熱烈的太陽，永遠不要再輕輕地使離開吧！」這一席突如其來的話，雖是用極剛毅的口氣說出，但是美滿得令人覺得過於理想，不敢相信。

「真的嗎？」茜驚異得睜大了眸子問他：「真的？我們永遠不再分離了嗎？」過度的歡喜反使兩人都變得極其沉靜。但是一朵彩霞似的微笑早又爬上兩人的眼角和嘴角。

碧靜的天穹中掛着一輪又明，又大的滿月；一片雲彩也沒有；一點風意也

沒有。月亮照着地球上的事物，一切都成了銀白的顏色。明月的月亮使宿在樹枝頭的一隻小鳥誤認爲早晨的曙光。牠們一陣驚噪，也不怕吵醒人家的好夢。

茜，突然被鳥噪驚醒，臉上從夢中帶來的微笑條然便沒有了！夢中的極度的快慰，醒來反變成加倍的苦惱了！在淒清的月光之下，他想起三年前和露在那座有清泉的小山上過夏的時候，他想起他們兩個孤兒相依爲命的情形，他更想起那年秋天，爲了要去在黑暗中找出光明，露和他分別時的光景。他離開北

國，離開茜已經三年有奇。在這三年之中，不知他已奮鬥到什麼程度，也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在這三年之中，茜從那有泉水的小山移到天津，又從天津移到北平了。因爲兩人的浪跡天涯，便都沒有一定的住址，因是，通信便是沒有法子進行的事了。在這淒涼寂靜——鳥

兒當然已經發覺自己的錯誤而去舊夢重溫了——的月夜裏，從快樂的起始，想到悲哀的結果，茜的一顆稚小的心變得有千鈞那麼重了！神經上的一陣辛酸，使兩顆真珍般的淚水湧出，注在他兩隻

，又黑，又圓，又大的眸子裏。從被淚水迷濛了的眸子，茜一眼瞥見書桌的一個角落裏擺着的露的照片。忽然，好像雷電似地，一個念頭在他的思想中一閃

：假如露已經犧牲在找尋光明的途中呢？啊！他的心顫動了！雖然他是剛強的，他不敢再想下去！他忙閉緊了那雙，又黑，又圓，又大的眸子；兩顆淚珠已然流到枕邊了！

一更時，五更時，夢裏相逢知不知。遙遙無限思！——調寄長相思。

### 也是聲明

承一個同學告訴我，說十九日的燕京報上，有說到編者的語。編者便不得不找來一份看看；果然，在「本報聲明」一段文字的尾巴地方，發見了惡毒的那隻毒箭，是在標準着編者的。複逐易於失風，暫把那隻箭移在下面吧！

（附）本報反對，雖竭力設法改善，然而倘使有時仍不能避免，願以本校之週刊而論，負責者雖爲全校之交付，而再期動手，仍不可謂少，此種情形，本報固當努力，願讀者亦應諒察。

起初一看，燕京新聞的代首人是將週刊提高於週報新聞之上的。這是事實，不必辨。然而，他沒給「負責者」的頭銜，編者是不敢感受這「不虞之譽」的，第一，頭銜就不好得讓編者可以出校作助教之類的，第二，是編者具有做「英雄」的胸懷的姿態，所以燕京新聞的代首人沒給週刊「負責者」的頭銜，是落了空的。

週刊上錯字是有的，但，逐漸減少傾向，也不能忽視，週刊的編者忙忙，於亦必用其全力，使週刊錯字逐漸的減少，週刊的編者雖然和編燕京新聞的專門人材不可同日而語，但知也不願以「中國有臭虫，外國亦有臭虫」的不長進的語來過責的，這，敬告諸同學。

編者